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十二卷目錄

政政總師藝文四

長慶元年德音

進歷平蔡州碑文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平淮西碑

平淮西碑表

唐元順

韓愈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政典第十二卷

政政總師藝文四

長慶元年德音

唐元順

韓愈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唐元順

韓愈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相驗斷續改圖者各隨事迹便當撰擬如王庭湊

仍遲遲不悟通宜便更車以時裁減不得已至

於用師其口數忠則宜變官如有能變術先者

是六品以內官與三品正員先是五品以上官

缺便仍與實官三品正員各一區錢一萬貫以

一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二百戶

如先是三百戶刺史以一州歸順者便與實官

刺史以二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

三百戶以三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

封三百戶以四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

實封三百戶以五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

賜實封三百戶以六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

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七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

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八州歸順者便與實官

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九州歸順者便與實

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十州歸順者便與

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十一州歸順者

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十二州歸

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十三

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

十四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

戶以十五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

三百戶以十六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

實封三百戶以十七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

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十八州歸順者便與實官

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十九州歸順者便與

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二十州歸順者

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二十一州

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戶以二

十二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三百

戶以十三州歸順者便與實官刺史仍賜實封

第七四二冊

之八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葉

旋取山東魏將軍六州陸陸淮蔡不顧自以爲強
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合討之遂連克鄆陵遺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而京師舉公上言某若思來
帝烏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范天謀乃勸顏引
恩武右通武統於弘各奏贊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敵於營兵洶曲軍止盡雲霧既渡雲
蔡卒大驚降之卻後鄭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糧不備告功以將者復征大命相往營士飽而欲
馬騰於槽賦之新賊賊寇逃盡捕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蹕天道無雷者額額城其驍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宜誅止其魁輕其下人
蔡之卒大授甲呼衆蔡之鄉父進門笑語蔡人告微
船衆往哨蔡人告衆路關布船時敢人誓不往來
今相從嚴門夜開始時蔡人連戰連勝今罪而起
左殲右屠爲之擇人以收於德還更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曰願速不知今乃大費者前之爲蔡天有言
天子明聖乃願談願保性命改子五信視此蔡方
駐爲不顧君若其吮凡蔡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攻陷蔡其其告謂長及父兄奔走耆耄同我太平
淮蔡爲亂今役之既代而饒天子活之始遣蔡蔡
牌上莫德既役四年天子並疑止我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殊功惟斷乃成既遣蔡四番畢來遂同明堂
坐以治之

兼江淮雅表

御宗元

臣宗元言臣員昇秩伏惟聖鑒奏上有四年聖恩
寬有命子超儀儀中世故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
荷願首領首領伏惟聖鑒奏上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

清大勢金鼓一動萬方舉臣度平之功千典之德推
枕上無所與選因代付度平之方不得備
戎行致死命况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
周宣王時稱中典其道於大後卒及然徵於詩大
小雅其選往出特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穆高韓
奔南征北伐則六月未已平淮則制漢武武靈韓
炳燾靈耳目故宜主之形容與其輔佐出今見之
若神入然此無德以權定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
來平夏州夷制南取江東定北狄又發自天喪克
翦淮右而大權不作品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胡
多文臣不敢盡事數事謹撰于淮西雅 篇雖不及
尹吉甫召穆公等庶幾壽後伏有以佐君之光明薄
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威教化故聖人不專任
其有有禁嚴暴邪不紀作孽違德不服則兵以威之
文語子論則兵以討之往者崇暴除害而已自當帝亮
舜不能無孫至湯武受命武功凌蓋其本之以仁義
行之以中伐惟帝與土平由故道於殷創業之君勢
而後定守支之主安而忘戰故二代之要功在五霸
未有中葉之後再安主掌前古所無歸於聖代我唐
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濟之亂戎功
祖武自代不承元宗善承而內輯羣邪外清邊境所以
繼文之代協帝之時既而繼起於微聖於於理由是
繼之聖結固於兩代口乎不用錫姓於五祀樹宗
代宗親親天怒且務生自德宗顯宗親於人皇睿於
人事以運運來至德宗猶運運昇升以伏後聖性

經濟集編或政典第十二卷或政典部

我后握權出治是謂明考以心之心思思之
掃然志平治帝時國以爲乘爲晉四海爲賓
禹精誠之志有光武之志之勤以爲晉漢上貢而漢
氏受成者一而而開化也而有忠君之心而德政可
與日月齊光時之困固開地坤維之險守諸侯
長江之衝特許立之固固開地坤維之險守諸侯
數年間盡資銀錢大則及昭以中山之地室室來朝
司馬弘正以全魏之郭奉宗向朝義風所教義人歸
心見彭城低折之形勢莫不剝心彭城低折之形
既而歸於臣實之開河至於鄭衛之際固本根之
脫昭聖莊之得郭清東離先於此武而長進右地連
由四起探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提
布多爲之國大梁之國大梁之國大梁之國大梁之國
華威在甲子吳少誠憤憤而整旅來於汝南氣較
淮漢我后方市人官復職及除魏侯侯侯侯侯侯
主龍將以昭宋服之表示合使仁仁帝則衆甲地
滔天肆逆割裂羣衆羣衆衆衆衆衆衆衆衆衆衆衆
登乃謝臣職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願
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以斷獨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
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上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恩
之師將屬屬之依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以
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顏之將突突才氣雄武可持權權權權權權權權
凡三軍自臨臨而前引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
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詠
於車出傳首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第七十四冊 之〇二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海之地遼朔方義成陝就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平慶
凡七軍由邊屬而通宣武帥韓弘請以上公武備精
卒一萬二千時集酒曲樂書作帥誠為戎右充國計
南仰統支軍是龍從師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
李文通風城戎相兼督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
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扼固始之險以郭
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光曹上軍有什城之武官征
兇革奪取安陸授以資柄嗣其家終東五關之險以
唐都團練使李愬德敏能斷深河謀甚遠孟成季之
勳復能斷晉亞夫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
徽必有似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
命御史中丞樊布挾纊之恩未如韓之命以論事
帥以撫眾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今歸於一勢
不欲分宜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運
之鐵符韓信之壇指韓弘命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
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
將雖曰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孟博
之勇君文顯擊節之志上慕以藉其翼披節城以
拒其院以軒后攻策尤之城殿殺方之罪郡且
諸久勢將決其視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淮蔡
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郡邑之屬藩鎮實憲之幕府四
往兼掌于藩于首先是光顏重引公武旅旅同心
欽聖如常規擬似假得才不如林行次於荆湘
丞相之來也藩鎮之志氣遂厲統制之號今益明勢

如雷建功在漢劉氏乃悉其精銳以備固始之師唐
韓帥李愬新德傳魏之軍稍解奔北之軍城區絕
地通勢危而能棄魏虎之威未嘗思神而驚之勢
不使驚是乃收又破城而唐果奔北又與前而
李祐果敢多略矣或之或謂愬不利吾軍愬
明在窮處乃提安命釋縛役之親兵而愬之心
出於九死縱橫之計果功六奇者十一既除賊
飛天地盡閉想乃遣其將史元良鎮南鎮文城
其後執命李祐領突騎二以爲郭事自領中權三
千與監軍使李誠義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
三千以殿其後郭雲驛其寨中曾指一夕卷寨焚
斷關鎗救淮濱仍執魏虜魏虜軍得出嶺爲唐
盧龍節度使符元章長驅猛竹用奇制賊唐古爲
傳四紀通詠一朝海定楚宗廟之宿憤致奪之
大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
重引致爲司空恩爲左僕射山南東道公武加散
騎常侍節制節度府延古進爵史大夫又通加散
騎常侍下師復金贊之實境境臺優優之恩掩節
藩除收若罪唐生於葬城還其戶於對東南南
北無恩下服丞相請來朝復加金紫元祿大大對
晉國公自服漢遺素人庄趙俾捧匭其後唐
宣慰副使劉備侍郎馬總惟推之任下議功雲
章追美將帥劉金石以爲城而百辟食謀唐
於藩鎮之工監侯臣上獻滿名式略略而然
後光輝千古聲名百世歸命李之臣文目初錄
滿歷平開國雅者美宣王之中典觀劍銘者蜀川

之侍從錄曰
玉有甫殺萬物以成而恩爲全霜雪爲刑若方武
四海以奉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車邦國
武以恭暴明以助德牧除害爲農去賊威行非功
許其恭明明我武後神贊精微九重獨運子思不違
言衣即食再安中商討期期漢族蜀蜀四門徒縱
自門縛布服職四罪第一旅淮南於亂四十餘不
長性久蕭環境懸絕建於章章遠志於大懷來匪及
青陽閱役命生人乃申薄飛飛飛飛飛飛飛飛飛
一戰摧兇約節節督撫曹中伯和半師奇策成功
浮羅賊渡東馬游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六七
浮城獲饒商不易其農安其畝洞洞兵投戈來于
帝嘉其功賞不貲時李德裕封拜相降降降降降
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飛飛飛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尚書左僕射張公仲武壯年修
獻德之禮今歲有銘勳之請二者千載之寶不以
諸侯有四岳之功勳其戎捷奏快傳典也治開節
撫之寶銘於銘人天子命德也斯可以爲元侯表可
以爲後代法乎上嘉其勳而中聽乃命宰臣採其九
功爲碑授史臣恭錄數語曰曰天賜乃命宰臣採其九
功之曰神主德元德臣之曰禮樂有舊武之曰傳
有修刊之詞德輝四征乃大功文乃一思乃至無
侮非德救之助徽仁聖文武大成功功碑德道大
孝皇帝親我下與德而光明德家外之微臻於至

角奔爲寇何告人之慷慨大將之不利則將與其朋
伍羅將軍將戰吾兵於掌股之士耳今者及吾
之壯不擅擅取而乃備處居遲第相侍以爲後世
子孫皆得指此復何也今之讀者咸曰夫魏強之
能非以長勝而抵以爲街商高門大賁元夫其後
而不挽外而不抑亦猶乘機虎狼而不憐其心助
氣不期此大賁員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致戰致
吾兵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賁員元之開通以此爲
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百平大則前廷得之資
以法故於是乎關殿大言自樹一家威制法角焉
尊奢天子營感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問不後通
越錄受之魏勝不來凡杖狀之逆思商高子續之
幾錄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僧徒益
傷心益昌於是土田名譽分劃人盡而賊失貪心未
及畔肆遂有差名越說或帝或不盟祖自立悟還
倡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魏趙乘齊卓起大
倡衆然吳蜀驕而和之其餘混雜野蠻欲相救者往
往而畏遲遲遲遲武官肝不忘前美後優夕思朝議故
能大者油細小者惠來不怨周秦之鄉幾爲亂復哉
大抵生人油熱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
是以故晉於家刑於國征伐於人不此所以裁其
欲而塞其爭也大賁員元之開蓋反此逆提區區之
有而無蓋進之爭是以首尾相支幾不能相還掉也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邦恩恩爲益者非生於
河北而已嗚呼大賁員元守邦之術未成之哉

前入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

七人司書集

兵兵相於山東嗣於天才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
之地焉蓋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野太大使爲兩
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二故其人
沈鬱多材力意許可以能幸者自魏晉以不廉浮漢淫
士機謙難意愈出俗俗自若衆人益聰明唯山東教
五種本兵失他子亂而治而俗也復產健馬不者日
驍二百里所以兵常天下冀州以其特強不循理
冀其必破兩關已破弱冀其後強大也并州力足以
并谷也幽州險峻後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之
名黃帝時冀九爲兵際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前其
俗都之耶自周考齊魯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至
秦章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建折天下吞復得趙
因拾取諸國秦未韓信臨齊有之故制通知漢楚輕
車在信光武始於立谷成於鄧魏武舉官渡三分天
不有其二晉末亂作至天武武賢爲英雄得蜀得關中
盡得以南地十分天不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
以視漢主於高祖爲善年支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
百年間失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未不得山
東隋得山東故齊魯土未易霸山此言之也東土者
不得不可爲不霸者不得不可爲霸霸賊得之是以
政天下不安國未天未未燕盜起山人成單面蓋
開告漢無入地都李密當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都自
兩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一人入望之若罔鵲吐
甚無有敢視者國未因之嗚呼陳陳成其街路
齊魯漢秦秦其風因因以爲寇以裏折未以表漢
東漢漢趙轉顛倒料未書五年間不發生大日順
委四勝日過之由之幸陳幸漢中僅能爲土土

餘半矣嗚呼遲遲幸武肅衣一肉下殿不樂自軍充
中拔取將相凡士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刷
更辛而不顧進唯山東不願者再攻之而不利以
返置天使生土至於結秦耶豈人謀未至耶何
其戰後已舉放今日天不聖明起出力者志於理
平若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待山東兵
者當員元時山東有燕趙魏河南有齊秦魏梁
陳汝日馬津盟津臺都安黃壽春晉成厚兵凡此十
餘所據足自漢治所資不賴一人以他使使後我力
解勢逸然視不執者無可奈何當此蜀亦叛吳亦叛
其未叛者皆迎時上不可不保信自元和初至今
二土九年間得吳得秦得齊得魏得梁得秦得魏得梁
得秦得魏得梁得秦得魏得梁得秦得魏得梁得秦得
式修車果自治乎齊付好惡機運蓋拾果自治乎障
戍鎮守土支車馬果自治乎開閉附會庫財賦果
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國爲處舉十三里極根
千才年復有天不陰爲之則則安可以取故曰土
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
最重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通越也既不司越魏以
取越固不可越越以取魏是魏越常取重於魏魏常
採秦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秦魏即馬津
三土里新鄭肥盟津一百五十里岸壁壘朝朝暮
戰是二津固難演一勝入成甲不數日開故魏於
河南固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初中學天下
兵蜂然洪齊繼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

第七四二期之四集

經濟集編政典第千二卷政政政政

之森披掃北荒之沙雪國用長策人忘暫勞勝

詠歌取思而賦賦曰

莫高匪大今生我輩大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思澤
洪融覆轡瀾洋洋萬壽無疆珍怪烟臺而波瀾頌
幾島昇而巖巖舞若鬼方今歲從孔役開陰近來
陵我河津於是按玉劍而懸靈鑑金戈而雷素鷄紫
尤奮勾陳會曰帝騎蒼龍天動地應羅羽衝而燦燦
風咆雲闢作如鼓之股股別有峰惇之旅殺勇之貢
爰自幽并而投石已起而來珠鐵馬金甲虹旌電
輪鳴弦者飛騰由其煩趙揮夫者曰日所以達巡國
靈兵舞殊容共身既出師於鄂杜亦佩廣於新秦野
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合仁奮威則銳銳何靈
流談則冕冕慷慨大搖搖知單于之晚死屠冰洋
漠感天不之情春風集羅羅於何王臣寧直跨胡而
北省亦當振策於森森海傍收殮匪兵是連固將歷
三五而高視雲與夫費百萬於同動

出師賦

先天子儀忱孔微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
沙漠也微甲運徒星曜雲集楚劍帶利吳鉤月懸
將以驅日逐之酋斬天驕之族益使烽煙無火宇
際息肩大矣哉自古出師未有若斯之盛者種難
不敏敢述賦云

赫伯斯

赫哉帝座紫殿聖光明乾流洗清邦政德所以和
懷四方教所以平章百姓用能奄奄有於天下得神
化之靈聲鳳鳴以驅邪而能龍爵以抗讓而歸既神
化之無外何鬼方之猖獗若乃星赫斯元戎是出
其制敵也以威其用師也以律周文電舉張騎風疾

霜明鋒刃夕耀耀以衝星與宿旗旗盡矣矣以暮日
橫行有同於千里止步不過於六七十里大將黃石
老之兵符趙越武夫白狼公之劍術謀無再陳其未
若神戎則必取諒資於武既作氣以鼓行受服背背
亦平國英雄雖當於廟算決勝者亦關於刀斷固將
以批十角之指狂豕掃一隅之亂然後作寶子
之清議成皇王之壯觀別有兵備不次諸書是則聲
烈烈其將騰躍於風波冠劍未向尚樓過於輪囷顯
高閣之氣勢竹若然也銘勒優哉悠哉小臣高執者
德

張龍

惟先王春國建用皇極制五服而有序御四裔而在
德之不貢也尤風謫之無遠不庭則修文物之則所
以孔子文而東仁義遠近而莫不植夫密其流者
在於渾清成其外者在於內平以德順天順以方
則天下事故有武不豎有兵不征獲止之項何補謀
父之言可明將其修己以進時易若殺人以盈城於
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矣遠而不墮其財而下
費以遠義為千櫓以禮樂為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
畏借如舜禹在下苗人不讓雖萬事於伯禹終歸七
於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道用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戰
保然後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
無五兵且僅於暴物尤有七德實乃安人勞所
以損元氣物傷所以割土不遠四裔使與聖人徒尚
軍書既其正一牛馬於焉休放矣不武哉大自焚德
不修於君焉相所謂圖之天恤之微觀兵何是德德

張龍

何非素從南末而返葉重譯白狼西人仇虎服未歸
卡欲朝萬國報四海不可以逞孤矢之威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政典

第十三卷目錄

政政總部藝文五

議後燕亂

又陳伐燕亂

智識知宜州制勳

代張方下軍用兵書

擬御試武舉策

東北伐書

天麟六年詔

天會五年詔

伐宋詔

丁江漢頌

宋趙普

有人

蘇軾

前人

陳師道

華嶽

金太祖

太宗

元世祖

明宋濂

政政典第五十三卷

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自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臣差船轉卓及許教命如取幽州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宋趙普

於平收新石乃取出東後秋之英奇古廟朝之憤

氣四海咸歸於宋據十年時技於維新時技者或

為敵對連健自來自古維得制之師則聖命則上無

不當於外任其追逐木草燕燕絕而北北燕宮

家何須掛意必是其有人扶同詔使忠忠聰明則舉不

急之兵所涉無名之誦即論曲直臣實獲連師成六

月之征領有千金之費以茲似度深抱庫庫藏金臣

雖憂智謀視提提與典古典之理得自簡簡百王

善惡之微聞於經史其間曲直福善莫不如形隱形

煥若丹青明如日月香為大訓陳代實臣臣漢史記

見漢武帝時主父偃休學嚴安華所主長書及唐元

宗時宰相魏元崇本主事可以耳銷患志立後昇

平惟速至身未能留留當時故解無出於斯又聞前

事為後事之師古人是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即不

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即思抄錄專員進早伏望聖

慈特垂披覽謹兵逐件如後云云伏念臣漢以庸材

叨居顯位上遇下丁之運深承一聖之知從自屋而

上者實非絲智略出卑微而登極位只是適逢私

何奇於車頃報效下如於人馬祖懷性謙恭驚愕

所恨者齒髮衰殘神神減耗既下不能獻謝閣下又

能收命事惟惟有微誠書章下今昔伏自朝廷太

典樂旅遠伐山戎數百萬戶之生靈咸當體通致數

十州之地下下大耕桑則可買為羅網而特懷慈

珠而彈指所得者少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

入手更同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重

詢於許的臣又聞聖人不疑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

而退理有通暢情無拘故故故所請事久則慮易長

久則變生步之思慮深懷於此矣始末之拒讓諸

子孫漢武帝之思慮轉思如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而見而明之開便為一日禍亂內地尤困是旋旋涼

外國則最馬馬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轉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今時忠勇皆臣之憂忠勇皆臣之憂忠勇皆臣之憂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指呼臣今獨與臣等一深負獨入之過報報報報

臣謹守藩方聊以報稱竊見當州官界承平四境是荒涼戶少民貧錢途極隘其地土五縣中前縣居山險後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好來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牛往四百里或足銀十有幾須至單人殺幾每解銀名之官曉者七下五百元配萬石數約破十萬貫錢直如不戶戶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家之資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無業費牛十開六七其間實有醫男女者亦有樂作命者仍如舊誘偶嚴期自從送發去來已及八七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得科省云裝是事糧米有送納去處錄無口食再取盤纏歸下鄉其民處又難行於本應訪聞街坊竊議前後說得多般機便更母團却軍都軍使劫掠及今等地皆劫掠甚甚臣無以知軍情事只聽得外面消息九事軍事應不薄於朝廷今何自紛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計其住滯必石根難伏乞聖恩早令停罷更或見人轉賣糧儲糧米自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條從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州州邊境轉糴土支求息忽然生事求其理長必因有借還之徒致邪之黨但說其將升遂劫口地有吳星口此為詞曲中要官不審其情上下土宿臨臨若彼能引眾意縱劫之黨如樂頭以求功獲處得之而不武此差兩省小民士豪等無有被之入而况補調於道台官員明東天文書無所定於古近慈誤失之節官員違天之罪若無實據何或後吏臣錄入居近賊備口人情至於後錄一按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其略同漫本

委差便思停難利達各避嫌疑而又毀辱生心貪求急欲引官至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明知而作伴不知何爲官者不貪而仍兼計會多非允當少得錢民而又引副官勒索尤便是有仁心懷方資親親切要精詳識中同軍不同關事必料費使官相度相度是參注不知幾有幾人應得當時官如今比較該見與處乞該國上之策流復自狗軍之題目自此則清清路依覺深納是惟此處分以爲激勵雖有勾恤不同甚發一則我無翻志一則彼有餘心而况契并懷此惡之心持重馬之力重志急於追迫奔須伴隨防範轉快使乞主帝陛下密以武算道宜廢謀但令便得長情則應難料而後後難小作伴遂縱還受何愛之力只憑信信尋近城道便中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麻麻士舞舍走爲樂業之人是却多難與士已垂芳於仕官使謀則宜須夫於當今此事既行天下士臣必將人須具其難者愚發跡之錄員有外常之幸其於陰謀近代無倫其自宣宗皇帝降州不安之群臣名召人內陷惡太厚在在疑狀之日陛下喚上休社念以傾心竹執手固存撫諭不異家人懷德揚而蓋以不疑其焉國恩虧辱今此獲遣皇皇開創之初等居盛地降下續不之後乃不書家聖之深知當兩制之大用不惟此也應舉生端難限於臣臣實則於骨肉是以凡關等況因節處臣爲臣下求足民人皆來人世是臣臣知福家付家恩澤間裏有經經中戒內令解恩朝之公皆降降助之口如或求比上必恐恐多畏臣固民恐不主戰勢方

將行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付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好人顯不容於善惡愚及此渾漢牙流又念臣雖難智謀實同至善都樣樣巧不覺煩如冒犯罪數不勝戰戰

智誠可宜制勒勒

勿智誠小醜雖勤勞之辭雖勝之不武不勝爲悲情爾守臣威作而正勝之門不戰治思於未商而民受典時于惟汝最可

代張有承陳用民范范

臣聞好兵猶好色生傷生之事非而好色者必好賊民之事非而好兵者必之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惜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受運而勝大其不勝也則受運而勝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師一萬日費十金內外騷動始于道窮者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驚擾微夫道迫其心口驚賊之憂死傷其怨其怨必以不早報上則將帥自其苦用兵者士與上無不有之入其怨之重豈以不民無故殺其民而死者氣死其心必有其苦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是不不得已取用也自古大士好戰于文由收而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而後降下其勝者亦勝其勝六國復其勝也越之患破四海諸邦地也理應遇一代而靖一統天下臣恐二社者于聖威降賊之體自古尚未有

臣聞好兵猶好色生傷生之事非而好色者必好賊民之事非而好兵者必之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惜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受運而勝大其不勝也則受運而勝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師一萬日費十金內外騷動始于道窮者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驚擾微夫道迫其心口驚賊之憂死傷其怨其怨必以不早報上則將帥自其苦用兵者士與上無不有之入其怨之重豈以不民無故殺其民而死者氣死其心必有其苦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是不不得已取用也自古大士好戰于文由收而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而後降下其勝者亦勝其勝六國復其勝也越之患破四海諸邦地也理應遇一代而靖一統天下臣恐二社者于聖威降賊之體自古尚未有

也漢武帝本文章富麗之餘百枝同奴共連不解遂使後者及丁諸國咸識諷所成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景尤振出長與天等其春民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平蠻事起京師流血傷口數萬太子父子皆散班固以爲太子主長子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惜自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帝既下江南處事四裔極帝嗣位此心不妄嘗能宗滅國威振萬里然而民咸憂起已不能踵唐天宗神勇無敵尤善用兵既已威感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服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能知錢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已裕大度李利拒旨一傳之後子孫遂凌其位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不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收斂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患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征子功利慮慮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速而禍氏下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巡原府之閒敗者三四所畏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慮患何者天下臣庶知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亦無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大鑄寶勇意在富強即位以來雖甲治兵伺候敵國羣臣百寮竊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萬臣執誦命者無憂深慮遠之心權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輩在臺

諫之職者無敢獻納之議遂致至著遂成黑陷既而許向爲橫山之謀終終致深入之許陳封之呂公卿等陰與之協力師往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生一然聖明猶未忽過兵革致京師騷然下爲之財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皆六代之是以聖人無怒敵之意而不進兵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臣無任保赤之深故使兵中無功敗者聖意然遠見之上方且以敗爲勳力欲求勝以釋心幸是王韶傳導子孫可幸梓潼重下橫山既不發難上渝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勳勉強兵革幸於功名故沈起劉興復致丁安南使丁送寶權雖不見敵而聖以爲用兵之意已且少矣而李德裕之師復出于流州矣今師徒更捷銳氣大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裔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見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丹表稱賀赫赫然日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膽膽下刀刃皆曾受子魏飭流離或老弱賣男女童眼打臂日經之其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營帳屠殺牛羊刳輪魚腹以爲膳美食者甚矣死者若甚若陛下不以其號將士輕力之下而輕于刀凡之閒雖八珍之美必將投棄而不忍食而用力之命曰爲耳日之觀目且使陛下將士精強勇厚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猶方輿尚不可收而現所在將吏縱橫凡庸之古太甚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耗乏

內府累世之積擲地無餘皆都微使之儲止供給百官休養僅而能繼有郊賞給而末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若無以善其後矣且饑饉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凡九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徵徭民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天盜此者自全慮事深內患危起則勝廣之下將自于此者皆以終後不顧臨食而歎至下慟哭而才能自已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以爲之舉事必成天心之所肯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于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蝗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太心之向背可見矣而陛下乃且斷然不顧災事不已釋知人子得遇于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紛然語其奴婢淫行無幾以此事親子有見殺于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典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以息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因社稷長久之計丁以安一宮朝夕之養丁以濟四方億萬之命則臣雖老死漢臺原目丁地下安肯漢祖漢祚垂延有天下光武白戰百勝禮漢配天然至白卷威則謂臣視之漢西域諸吏則出滿絕之令此二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幾多則慮也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以役老臣庸庸私竊以爲過矣然臣納諫于君因君既厭而之則易爲力如其力就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志力其受之盛也雖布衣賤士不可奪自非習識遠達量重者未有能勇于奮發之時舍已從人庸者是是者是也今陛下盛氣丁用武勢不問臣非不知而獻言于己者誠見陛下

下聖德寬子意猶不疑故以章以乘大好勝之常心
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
悔恨而追得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下地子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幸其
憂御試武舉策

陳師試武舉策

問漢武之兵果敗於天下然而或曰出其不意或
曰天命未也皆文公伯者爾然欲用其民則曰教
之義示之禮與信夫出其下意遠道也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矣然猶曰天命未也其故何哉能
用其民以禮義然而不曰王者之事何也昔管
師者或曰乎武故或曰有常刑或曰有大刑或曰
有無常刑非致其不同也司馬遷謂同馬兵法
曰雖三代未能究其義如具文也今其書尚在
其難盡其文難盡其義如具文也今其書尚在
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下擒而七縱之其智安出
哉諸葛犯漢辛武賢長反則謂當大舉之趙元
國張奧則謂兵可能之以罷之為是而犯明之職
克以擊之為便而充國之奔勝或謀而而功莫或
論殊而效同何也然也于大夫智于論兵遠庭待
問其以所學具者下篇

臣惟陛下下學以明度德以善方俗材以成世務而
不自賢託于其昧延見田里之七苑觀文武之宜
臣愚無以奉明問廣聖志願常聞之教宅善牧川房
習淵味之懿後左磨者便左臣誠下依顧無游居
習偏左之能以試彼下下好問之志而幸萬一得接
謬言死以對臣聞孔子曰粗豆之事書聞之矣軍旅
未之學也大夫非聖人之學其所學者無事于兵難

然兵者政之同也龍豆之事軍旅得矣聖人雖不
學蓋能之矣刑者政之餘兵者刑之末非聖人所優
為也故武未盡善下若魯魯之修文也古之為國者
兵威而不試教習而不田應即不倡服而不侮臨敵
而人不戰得國而止不亂此下政也若夫廉李之戰
關事也孫吳之善登衛不陳於于者之前當以臣
之所聞載奉明詔其有不稱乃臣竊陋之舉非聖人
之過者所不宜也臣聞古之言無者非謂戰勝守
固天下不能敵也臣願為之臣而吳與齊戰魯昔者
商湯來征周西怨南征則北怨可謂不敵矣若夏桀
別其衆曰時日易喪余及汝皆亡非商亡夏夏自亡
也夫以不敵攻自亡以九不當一夫夫用計三王之
伐行入詩也是故謀上著龜論于臣民以定其論法
以正名別以正舉以成其詞謂下鬼神論于公侯諸
之十國聖之于卑以致其衆數之以文懼之以武擊
之以鐘鼓與天子其之惟仁義與義何地焉故以湯
為出不意以伐桀者蓋聖知義也臣聞命者天之
視人則知矣夫大聖人也周文之時三分天下而有
二天之去商猶天不告周津而知臣以為文武後之
非命後也若君之臣固而各有行也如權之稱物惟
其所重文王屈義而伯仁以同于天武王重仁而伸
義以順其命化以文文七至德也夫後為之與不
可已而為之者其矣此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也
墨津之會臣無傳其美德之意乎故以武王為靈
帥以符其美不命也臣聞君子內德而外行有
其德而無其行者方失有其行而無其德者有矣故
君下賢共全也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君子之行出

於德也德則有化禮義信者德之行也是故立身而
行伯以利勸利之者偽也若君子恥之玉德行于身而
加不民謂之化教其可禁其不可謂之政無此則不
華無政則不行本末相用下手之事也皆文公則不
然古寬以示禮伐原以信信動于事也皆文公則不
無教無信軍軍善以觀禮聽事此豈有意乎成俗之
以為名顯然能用其民者蓋有政焉王者尚政行之
以刑臣讀任舊之書知後世之刑重也虞之督其克
有勸刑蓋未用也夏商之舊曰卒戮汝庸之督同有
顯戮尚刑也夏商之享周之舉謀也魯之賢曰有常
刑有尹刑有無常刑非殺殺廷壽則服常刑常刑
者制則也村不足用則服無餘刑或卒或戮猶未至
若殺也無餘者盡之之詞也刑盡而後殺殺之之
舉止於流者也餉下足即服刑刑刑至于殺則極
矣或者謂無餘之刑戮及妻丁臣不知其說也夫罰
弗及嗣舉陶之善辭也舉人以族武下之代封也父
子兄弟舉陶之善辭也舉人以族武下之代封也父
先王之刑有至於殺而無相及者以其非其罪也故刑
至於殺下以為暴而違刑則暴也雖無刑而皆歸而
至於殺下亦甚乎乎三代更尚惟其時也周有二典
施不立刑惟其世也軍事尚其用重典乎天下有
道征伐出於天子懲之軍刑者周制也臣則知七
焉先之以輕罰於不悛不悛以刑罰十五犯未足為
仁師克則暫死焉罰則多矣仲之尸威以臣聞齊
仁至矣仁以濟義義以行信此其所以賢也臣固竊
威王使其子大追論之者司馬法附以允彘大司

馬田機宜之說據曰司馬機宜兵法夫所謂古者司馬兵法周之政也所謂司馬機宜兵法夫史遷之所論本博士弟子之所謂說者也昔周於作政典司馬守之以任天下平作國而止有官均萬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廢其典而下其職而周官失其故征伐出于諸侯與之用其典與境焉遂使見仁義為虛名而難以許廉而身故未嘗行通也遂以仁義為虛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謂下學矣史遷稱博學書而其論如此所謂雖多矣為者也故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書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曰殺去敵賊可也又曰冬夏于典師所以兼愛民也此失主之政也何所難乎至其說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局變其規此機宜之所知秦漢之所行邊之所見而謂主上為之子臣惟墨下之臣公輸若之事也武侯之屈盡機將之事也此百官事吏之能非主法也昔墨子為守備其一世而不以官名曰惟其術有大者焉墨子之所不為臣愚竊為陛下道故崇墉浚川完東萊民可以安矣然而不守者民散故口地利下知人和也且謂委機所以保民也民固矣而地城郭所得而守也木果可得而食也擊子之術可得而門也不然寇將保之巧何施焉武侯之縱敵奪勝其心以持久專意東方而無後慮也謂書畫失難於以服人可於後侯之世不可變也此書之術也若于制法中杆子之所謂百世之道也書曰柔遠能懷德允元而勳仕人攬夷率服又曰無忘無荒四夷來王上大行于身而

故于四海之外臣趙充國之功易也臣聞先漢西羌之叛京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京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臣愚以謂守非也臣惟武賢之議非非趙國遠計充國之議非非耳此邊吏之常能國之失忠臣惟充國之議有入焉其說曰帝下兵兵全取勝是惟貴謀而賤戰而自勝壯善之意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處勝而戰度德而攻可謂善矣非全而生勝也道也不耐而勝不攻而取此充國所善之者也田是也蜀所保者眾所恃者地著且田里則人畜失職而農不保矣戰則以利則人擊者可得利卒者可致此生安解軍之道也邊以待等久以持變亡費者有備可謂善矣臣猶以謂未也兵久則頹及久則內百盜聚秦關之域外有四裔相因之變防患於未然收利於將來有先王之正焉夫治外與內異賢之於家室在內攻之可也也在外備之可也千金之子不關四門與盜爭死況下國乎臣故曰充國之議是也漢臣賢於三輔與民智遠而武備不修將士遠擄以致怨非以於食以致數叛人御失其資殺之則怨數矣不惟其未而而變備者之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上計也段熲病兵以善戰此豈奮勇攻非中國之政也土著之師當別者意非人得則良哉善人仰則報德士著各有其臣故曰謂善守也臣之愚誠之度策長以對略愚也臣乞先封繕守臣以臣之愚誠之長無事矣臣聞下者之治邊者自治而已晉書身馬氣血外強精神內則匱弱天下未慮不絕則風濕

暑寒乘間而作惟其所攻或何能勝其視外番王足計曲直度夫得權者這因其盛衰未則懲之去則已之其未不恰其去下厥外之也昔文王事其夷戎王通道充禹為蠻人王去郭宮王薄伐至於人原因時之宜非異道也王下諸侯之事也王下諸侯以去霸武之經也遂之靈境以限內外天之禍也如鳥之獲如獸之獲敵之則已暴者為之則覆巢焚其教及靡弊不可謂強強則事之文王是也弱民也孟武王是也兩強不相士斯相傷故下之以保民也孟王曰仁者能以天事小樂事王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也畏人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夫樂天者與天同也畏人者同於天也高而能降以辭我也大而能覆以無物也物極兩忘君子之德也以身與天則身重以身與天下則身輕卑小以伸天尹士之事也以人事小以賢事不肯充人役身所以為至德而貴誼以為制置此少年之氣福者之言也故其論內則欲削諸侯外則欲擊匈奴以尊天工其申諍之餘意于其去國十里則憂不長一夫其職則涕泣以卒無以自答其能奈何故乎時云惟是福心是以為利諍已謂也智有得夫十有能否德則無不盡也充國可謂智矣而內惟降充令居備役後思務便於近而忘其遠夫料於決勝誠非儒者之能見微意遠建萬世之安亦非此大文吏之所及也臣聞周伐有苗三旬不克乃為祀禘下以爲罪蓋不惟即修刑刑去服則明德君子固自反也德則更用舜之政也自反而下貴人舜之可以賢也臣以謂之政以登

佐遇不能得志於有苗而朱之君有必勝之術非臣所知也人以遇合之智請候之師豈不足以觀君子之勝入不以力有化存焉者誠服之也故曰招招謀受至誠感神森森有苗然則君子羽於南陽又豈足以成入哉所以優容而修文也人惟有德可以服人臣又聞柳下惠曰伐國不問子人則且不及而兵家之書書然自任誠一試之幸而不得則以遺火是樂禍也故術不可不慎臣願陛下猶大禹之事服柳下惠之言而却兵家之圖者將小數天下而威行萬世臣區區之南何足齒聖意哉陛下幸諮愚臣敢有萬言不敏之誅惟陛下不教之

陳北伐書

華歆

猷為武生軍宗時上書曰旬月以來郡城子民移徙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甚子離失合悲若將驅之火水圖圖籍籍語復變駭於傳聞聽聽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漸發絕糧之運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輕重之規策於時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惟自以後族之親位居極品專權執柄公取則諸姦妄無吏僕妾以心腹而名器私爵實牌祀神靈視宗廟日食矣矣不敬衛道此外舉之居君腹心者也朝臣有以請誅之資請趙師曰入政府者有以朝臣之資附佐而致身顯貴者朕自強老不知恥食不知止私權實與除結門洞凡見諸行事惟知作臣不知君父此外非之居君股肱者也奏無用諸君李之恃寵無恥臣僕停諸郭之

致陳孝慶見與劉商集困役之徒者以一幸之才各得把麾專制耳目則實則無其能實以致通顯優崇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焉陛下付以大事使之首領自不可保矣願陛下計此死忠之居吾牙牙者也彼之結交求或或以售珠人府或以獻妻入關得授之員為郡富貴之庸豈充位之外忠之居吾才目者也其何自以獲更自督統牙督各將周周以謀卒官及於市坊焉相此外忠之提督咽喉者也彼之所以請外忠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忠蓋已屈吾一乃之聞矣寵榮征伐自天出而貴子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不也今也典憲之命猶浮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而出於臣實是自有一中國不命又不出於臣臣而而出於蘇蘭自周琦起害有二臣也又女真以臣臣之地猶能逼我漢朝諸外忠之害吾腹心股肱耳目牙牙啜飲一家之中自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隔遠人于北平耶昔臣兄而士卒自仇其將臣民皆懷漢而百姓自附其守令家自為敵此又君吾中國億萬之歸敵也今不待去告腹心股肱牙牙耳目啜飲與夫秦越之歸敵而欲空國之區區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雖不外用其心獻臣皆推演兵書曰成之元甲耳五福矣一切度支四神直得封臨則是始擊漢得旁臨陳晉門便受次於南襄襄襄漢道止城於惡趙考之成法中其最長客皆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發為中自天裁已止至庚午年之開吾才利於先發為其計雖自其國場至於事才便已於後應之則反不為客諸口忠義萬一國家有事倡議則

將師內察十幸外將師驅萬民血刃千里此大計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劣民怨怒焉政不教曉士不熟軍便不出其師不收糧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營不修堡壘不設營帶帶中百萬偏倚七上而帥出無功不難自敗也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吾一身之外忠吾中國之外忠先賢除然後公追開明正人谷別法今自行紀綱自正軍機自歸英雄自附從疆自還中原自復大不自孤於和平四海自歸於仁秦何侯牙牙輩哉不然則敵臣賊臣豈賢冠冕吸九錫隱隱之詞恃其不可作之相利妾內陰陰臣將相如肉里牙牙此輩實百世之遺禍劉牙牙之遺業亦於此且難不欲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俾首待終何勝可嘆事之天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驅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旁還秦凱則秦臣之首足還四方以為天不欺君固上者之飛餉或牙牙相為欺亡相繼還敵外攻蓋臣內附與臣所言盡相符矣後命臣歸老田里求為不齒之民

天祐六年路

金入祖

二月辛卯等敗寇委五段求遣使安捷詔曰汝等提兵於外克嗣所五攻門城邑攝安人民詔其嘉之所言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悉已撫定續遣來報山後者未可往即與出牧馬俟及秋成乃國人舉更當熟謀見可則行如欲益其數求上不可恃一戰之勝即有他機新附將者當善撫育益淪將士使知服意

人宗